

美麗的繭 簡媜

讓世界擁有它的腳步，讓我保有我的繭。當潰爛已極的心靈再不想作一絲一毫的思索時，就讓我靜靜回到我的繭內，以回憶為睡榻，以悲哀為覆被。這是我唯一的美麗。

曾經，每一度春光驚訝著我赤熱的心腸。怎麼回事呀？它們開得多美！我沒有忘記自己睜在花前的喜悅。大自然一花一草生長的韻律，教給我再生的祕密。像花朵對於季節的忠實，我聽到杜鵑顫微微的傾訴。每一度春天之後，我更忠實於我所深愛的。

如今，彷彿春已缺席。突然想起，只是一陣冷寒在心裡，三月春風似剪刀啊！有時，把自己交給街道，交給電影院的椅子。那一晚，莫名其妙地去電影院，隨便坐著，有人來趕，換了一張椅子，又有人來要，最後，乖乖掏出票看個仔細，摸黑去最角落的座位，這才是自己的。被註定了的，永遠便是註定。突然了悟，一切要強都是徒然，自己的空間早已安排好了，一出生，便是千方百計要往那個空間推去，不管願不願意。乖乖隨著安排，回到那個空間，告別繽紛的世界，告別我所深愛的，回到那個一度逃脫，以為再也不會回去的角落。當鐵柵的聲音落下，我曉得，我再也出不去。

我含笑地躺下，攤著偷回來的記憶，一一檢點。也許，是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，也許，很宿命地直覺到終要被遣回，當我進入那片繽紛的世界，便急著把人生的滋味一一嚐遍。很認真，也很死心塌地。一衣一衫，都還有笑聲，還有芳馨。我是要仔細收藏的，畢竟得來不易。在最貼心的衣袋裡，有我最珍惜的名字，我仍要每天喚幾次，感覺那一絲溫暖。它們全曾真心真意待著我。如今在這方黑暗的角落，懷抱著它們入睡，已是我唯一能做的報答。

夠了，我含笑地躺下，這些已夠我做一個美麗的繭。

每天，總有一些聲音在拉扯我，拉我離開心獄，再去找一個新的世界，一切重新再來。她們比我還珍惜我，她們千方百計要找那把鎖解我的手銬腳鐐，那把鎖早已被我遺失。我甘願自裁，也甘願遺失。

對一個疲憊的人，所有的光明正大的話都像一個個彩色的泡沫。對一個薄弱的生命，又怎能命它去鑄堅強的字句？如果死亡是唯一能做的，那麼就任它的性子吧！這是慷慨。

強迫一隻蛹去破繭，讓牠落在蜘蛛的網裡，是否就是仁慈？

所有的鳥兒都以為，把魚舉在空中是一種善舉。

有時，很傻地暗示自己，去走同樣的路，買一模一樣的花，聽熟悉的聲音，遙望那扇窗，想像小小的燈還亮著，一衣一衫裝扮自己，以為這樣，便可以回到那已逝去的世界，至少至少，閉上眼，感覺自己真的在繽紛之中。

如果，有醒不了的夢，我一定去做，

如果，有走不完的路，我一定去走；

如果，有變不了的愛，我一定去求。

如果，如果什麼都沒有，那就讓我回到宿命的泥土！這二十年的美好，都是善意的謊言，我帶著最美麗的那部分，一起化作春泥。

可是，連死也不是卑微的人所能大膽妄求的。時間像一個無聊的守獄者，不停地對我玩著黑白牌理。空間像一座大石磨，慢慢地磨，非得把人身上的血脂榨壓竭盡，連最後一滴血水也滴下時，才肯俐落地扔掉。世界能亙古地擁有不亂的步伐，自然有一套殘忍的守則與過濾的方式。生活是一個劊子手，刀刀上沒有明天。

面對臨暮的黃昏，想著過去。一張張可愛的臉孔，一朵朵笑聲……一分一秒年華……一些黎明，一些黑夜……一次無限溫柔生的奧妙，一次無限狠毒死的要脅。被深愛過，也深愛過。認真地哭過，也認真地求生，認真地在愛。如今呢？……人世一遭，不是要來學認真地恨，而是要來領受我所該得的一份愛。在我活著的第二十個年頭，我領受了這份贈禮，我多麼興奮地去解開漂亮的結，祈禱是美麗與高貴的禮物。當一對碰碎了的晶瑩琉璃在我顫抖的手中，我能怎樣？認真地流淚，然後呢？然後怎樣？回到黑暗的空間，然後又怎樣？認真地滿足。

當鐵柵的聲音落下，我知道，我再也無法出去。

趁生命最後的餘光，再仔仔細細檢視一點一滴。把鮮明生動的日子裝進，把熟悉的面孔，熟悉的一言一語裝進，把生活的扉頁，撕下那頁最重最鍾愛的，也一併裝入，自己要一遍又一遍地再讀。把自己也最後裝入，甘心在二十歲，收拾一切燦爛的結束。把微笑還給昨天，把孤單還給自己。

讓懂的人懂。

讓不懂的人不懂；

讓世界是世界，

我甘心是我的繭。

導讀

作者簡楨（一九六一年～），臺灣宜蘭縣人，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。曾任《聯合文學》主編，並曾創辦大雁出版社。

簡頗崛起於八十年代文壇，專業寫作散文，結合以鄉土為素材，再經藝術手法處理的新散文。兼含本土性與現代散文風格，奠定了自己獨特的散文風貌。出版散文集有：《水問》、《只緣身在此山中》、《月亮照眠床》、《浮在空中的魚群》、《七個季節》、《下午茶》、《夢遊書》、《空靈》等。

本篇選自一九八五年作者簡楨散文集《水問》，這篇文章可視為一篇散文詩，其藝術技巧也多似詩歌作品。首先，結構上力求突出「繭」的形象感覺。本篇作品題目為〈美麗的繭〉，意指人生命定，滿足即是美麗，因此，其結構也類似一層層的繭。其中多用一些重複性的語句，如「我含笑的躺下」，「當鐵柵的聲音落下，我曉得，我再也出不去」等等。使全文各層似乎也構成繭狀的封閉。再如文中兩處並排的詩式文字，也起到同樣作用。

其次，文中出現了密度極大的意象，通過象徵與比喻，用以表達人生如繭的觀念。其中「繭」就是最大的一個意象。再如「鐵柵」，意指生命被命運鎖定；「繭蛹落於蜘蛛網」，與「魚兒被舉於空中」，意指人生越出生命所守的界限。應當注意，文中經營意象時所用的比喻，類似「取遠譬」，即在一般人認為不相干的事物中見出比喻的可能。如「時間是玩著黑白牌的守獄者」，「生活的刀刃上沒有明天」，「空間是一座大石磨」等等。使作品充滿象徵詩一般的飄忽朦朧。

其三是語言的複合性。作品最大限度地開掘語言暗示力，把一些不相干的語言與事物，形象與理念，搭配一處，刻意造成一種張力極強的新式語言，從而極大地擴大了抒情效果。比如「以回憶為睡榻」、「世界的腳步」、「睜在花前的喜悅」、「檢點記憶」、「聲音拉扯」，「一朵朵笑聲」等等。這種語言，使生活、感情、景物之間的時空聯繫，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，開擴了一個充滿跳躍的空間與時間，給讀者留下大量想像的餘地。但由於這種語言過於密集，也造成了文意的晦澀。

品味時間

1. 若將此篇改寫成一首詩，可以怎麼寫？